

天



樊川文集第八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歧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歧陽公主下
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
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才
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
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
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歧公曰
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

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
一皆忖度疑悖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
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
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
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
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
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櫃丹白其
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
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
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

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
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
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克六宮主以
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爲婦禮者不翅試尹數十人主甲委怡順奉上撫
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
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侈闢毬塲種樹不數十年摺紳間雜然稱尚書爲賢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闌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

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痺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疆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

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崩歿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皇太后敬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為國壻憲宗初寵子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為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為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

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

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
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
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
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
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
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
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
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
是指池荒館後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

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
有誌顯筆有史流千千祀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

銘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墀張復魯
曰三稚女得良婿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
杜牧為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
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
夢涉澹水既中泥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
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

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第其書公切行以公
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温字弘育韋
氏自殷周秦漢立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
光其所為書至後周逍遙公復出世家貴富中
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
不能為比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
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
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
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為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

取第為太常寺奉禮郎祕書省校書郎選判入
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
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
宗為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
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温
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乎積二十餘年丁常
侍喪自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
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
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宗皇帝時宰相

百吏源條帝功德謨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
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多凍死
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
荅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
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懋天
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
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
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
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
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誡以侍

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
邪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
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
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
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膠
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
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
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
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公
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

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為治人官出為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迴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為吏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羣衆中人不取旁發戲嫚及為公卿

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付度語言舉止然敢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闔內高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待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其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為之師使

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愆之女先公四歲終四男長確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日璆前明經次日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為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

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為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閑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進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為江

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
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舌十二
人寃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
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
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
取爲真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
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
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
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
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

品高不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
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
寫簿書蓋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庶少
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袞入
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爲衢凡裁減
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千里
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
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
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
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

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溫謹卑與長者
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
諸侯府入為朝官出為刺史早夜勤苦為學不
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
之罷池廉使韋公溫館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
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
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
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別駕贈右僕
射僕射生直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
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
多而奪之何遽夭顏病冉孔不知其故於景業
兮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并序

亡友邢渙思諱群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
一面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
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為幕
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仗助并州
鉅細合宜後一年某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
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

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顯并州以為賢不以為僭侵游客賢不肯不能私諭議以一辭公事宴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某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今吏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為御史中丞某以補闕為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某以渙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為人某具以京口

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為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由戶部員外郎出為虔州時某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為治曰急於束縛黠夷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某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閑日何為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

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羶肉日再食其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爲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随手皆盡蓋壯末期病病末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慶州刺州歙州

刺史職爲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爲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爲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伐劉稹爲制使使鎮魏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因以爲氏西漢宇爲太尉子綏爲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爲驃騎將軍世宗玄孫顥因居河間顥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南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

皆有官祿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為曾祖麟臺生
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緜氏丞至和君即緜氏子
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
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懌温郎
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鄉里葬
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樞來京師請銘銘
曰昔者編年及國史無不載其善也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
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廻
一旋羌以斃尾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天不肖壽考
誰為聖魁孔不能究無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
如命何

樊川文集第八

樊川文集第九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

誌銘

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
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徃徃有言前十五年有進
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
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
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
徑返江東某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為伍

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
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又博
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
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早進士不舉嘗名飛者
其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
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
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某
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
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
處士戡某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

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
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為節
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西歸病於路卒於洛
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
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
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
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
期而生君因名曰夫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
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然
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

融雪釋鄭玄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
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羨
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
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
羨民有鬪諍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文
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
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
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
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
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

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
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
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
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
真韓又崔壽宋邢揚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
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
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
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
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諱言洪盜籍外戚一
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爲其黨乎居

數月洪果敗晏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
審之次曰鼎鼎郎始五歲以其年月權葬於常州
義興縣其鄉里某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為
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
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
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
孔脩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
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顓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
僕射希聖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
公贈太師某皇老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某
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
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
下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茸
闕下獻書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
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
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寥

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舉登上第
時賈相國餽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
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
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甌使判官李丞相
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
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
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
尉直史館君曰訓註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
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竒
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

願副知已開成二年春日益昏冬遂喪明李為
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觀察支使
兄自馮翊迎醫石至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內
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挾去無不
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
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橫去牢不可斷是
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
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
嗟嘆君安秦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
不遺容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

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
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
萬年縣洪原鄉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
更生十年爲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
百日爾況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抑哀
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竟不知
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爲大空與不
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旣歸而竟矣其
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
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杓
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
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
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
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
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
士岳州灞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上揚州
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瀆死終

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靜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革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允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鼐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指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

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祗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捩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温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疊疊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喜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室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畫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鬪訴凶吉一來決

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靜在并州大梁潭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華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九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鼐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

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祗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捭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亶亶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喜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室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畫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鬪訴凶吉一來決

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去聲子

伯子至王霸父卧向棚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第心中交戰處士之居落青門畔文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音首縈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釣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荅亦無事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

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去聲子

伯子至王霸父卧向棚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第心中交戰處士之居落青門畔文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音戲首縈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釣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荅亦無事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

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
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
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
司馬年六十其年月日終于漢上別業岐公外
殿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
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
條治裁酌至於筐篚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
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
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

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
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耻我勞
力等衣食尔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
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
原司馬村先塋某爲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
多耻以農力勞等衣食尔勞力者賢歸全故丘
慶期孫子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

三分之爲東西中君東春裴在國朝名位最大
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
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爲堂伯祖父
王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
女生四男爲首生朗州爲塾屋河西令道朗二
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
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延府間前如無
人然未嘗以杖貴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
不變者出之爲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
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廩騾爲塾屋時役之今

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寢
染仁父之化溫良柔友窮居鄆縣飢寒餘二十
年未嘗出一言以愠不足司農卿裴及爲邕府
經略使辟君爲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
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某娶裴氏
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
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

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
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
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
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
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拉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
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粹草爲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
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
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
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
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禹儉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

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
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
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其年月
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
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顓易州長史父勸鎮州
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林節薦生於公鄉間聞生
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

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
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
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
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
進士嚴暉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
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
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
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
殯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下山南去州城
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

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樊川文集第九

樊川文集第十

李賀集序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千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闕理篋快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

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
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
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
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
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旦曰世為
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為
深妙竒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賀
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
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
為賀叙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

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
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
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
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
恨怨悲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
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
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
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

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
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
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
凡十某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
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
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櫛其城郭係累其妻
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
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

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
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
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
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
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
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
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
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
貢訟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

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
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
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
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
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
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
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
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
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

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盧詡段熲魏有司馬
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
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
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竒秘長遠策
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
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其幼讀禮
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
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
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馬聲

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其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

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不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

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
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
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
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
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
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
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
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
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

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
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
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
爲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
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
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
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
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

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
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
矯數其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
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
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
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
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
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

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况
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
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
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邪故取之甚
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
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
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
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
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
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

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夫余留都十日今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无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

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爲工商者雜良以苦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

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
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
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與佛之助一日
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
也屋壁繡紋可矣為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為
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
不多不珍竒瓌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
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
今天下能如幾晉几幾千銅鞮人得不因哉文
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

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
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
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
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
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
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
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
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駟未出關天下
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
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

爲使令者陪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
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
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
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父亦可助以爲
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
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
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
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
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
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

三牋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錐錮敗侵不休
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
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
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
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
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
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
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
孤帆白鳥點盡上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

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
天下名士多徃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
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美子烈之旨跡觀南亭
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
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大
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
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
士王易簡為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

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
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為童時王處
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
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某
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
拜于林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
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東西四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為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
經書下為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

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壤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
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雷相距五十六尺
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
十二間上有其二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
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
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商頤下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
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
河渠書曰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

商顏下
山名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
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礪歲雨如注他
皆淫灑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
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復絕絲麻藍
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羌埒
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者
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如禁司東西軍
禽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畚上下
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枯十民之晨炊夜
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

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
養秩安祿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盤冗其間遞相
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
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
戚者率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
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又牙交吞小山峭徑馳
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
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
家焉民所以安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
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

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
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
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
劃土者宜乎牆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
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
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
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寧
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 吳弩寧陵

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程輝以銳
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感棄汴歸蔡後司
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
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
令裨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
嘗內顧猝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
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
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陽太守
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
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

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睢陽故良臣之
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
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
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
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爲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
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爲諸道
府軍事最重然倚海漸江淮深津橫商備守堅
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

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
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
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
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
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
為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
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
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滑
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
不久之故內侍至焉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鈞

寬泰明白清繁恕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
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
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
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竒章公
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內侍稱為賢人此不虛
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其謬為相國竒章
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為廳壁記某再謝不
才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
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記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又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

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
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
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
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
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
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
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明
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
十六次曰桎桎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
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塋

銘曰

後魏太尉顥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
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官

樊川文集卷第十

樊川文集卷第十

爾小亦京師怒安于爾等
尚賤木檢題博平安必及于
論曰

樊川文集第十一

杜牧字牧之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
公雖罇俎之謀筭晝已定而賤末之士勦蕘敢
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為校
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
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
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
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

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令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

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鄆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

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北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五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啣沫及

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師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

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
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
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
全師未頒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
項往往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
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
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効辭語旣畢無不懽呼
人衣短褐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
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
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

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
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懿州刺史張汶因
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
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
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旣因依承階謀欲殺悟
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
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
二千耳其副恠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
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
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

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
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
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
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可鑿
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
高壁深壑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
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
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
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
自雪况聯姻戚願奪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爲

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
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
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
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
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
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宣潤二千弩手由絳
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
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
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
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

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字
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
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
音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
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川因遂滅之
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西
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
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
多以其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

生他患昨者北虜才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
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
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
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難自古皆
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
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
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
某頓首再拜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

四海德振法東貪廉儒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
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
可爲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
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
倪夫劫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
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襁嬰孩不留所
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
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
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
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

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
便有店肆爲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爲平人三二
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
漿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
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
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
私茶故賊云以茶墜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即
人不疑是賊
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水劫不便
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
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

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內取一人屠剗心腹
仰天祭拜自適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
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
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
草市劫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
安者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
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讎並行追逮
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徃牢充塞四五月後
炎鬱烝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
白殺之則賊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

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毫徐
泗汴宋州賊多劫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
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
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
南土人相為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
淮介江兵戈之地為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
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
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
落負檐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
徒盡不能獲為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

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
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
分為四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
岸初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牢
為舟棹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
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盡絕私載每
一宗船上外交送同阻風便同發名為一宗是桴鼓之聲千里相
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
敢議攻劫或曰制置太大不假如此荅曰今西
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

供百萬口况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
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
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
其罪今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
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
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絕寇盜劫殺之
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
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
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
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

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
一利也鄉閭安堵狴犴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
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
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
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
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
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
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
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觀格律勅條百二
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

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
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
衷上干明慮冀裨億萬之一無任戰汗惶懼之
至某謹再拜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內治文教被
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蜷縮魚
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爲
比往者彭城驕強頑卒數萬聯三齊舊風振天
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

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爲健黠奔馬潛出不
敢迴顧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
拜于堂下及乎不受李司徒齷食其使者風波
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
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橫激
旁構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馳入
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離
或伍相公氣壓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
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空湧
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

頑礪日教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
威驅恩收禮訓法東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
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迴之間
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
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
而天下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
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
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

手攜暴虎貪狼化爲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
天下之縛秣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
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
張教化外制四夷內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
弛心迎志釋罔有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
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內外遠近率職奉法不
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邴吉
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固不是倚
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
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

將來福祿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其僻
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
強冀答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某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
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
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
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
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孫與子血絕而已
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

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
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
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
旦而已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
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
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
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
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等驟得
富貴古今之人亦將軍止已矣將軍德於國家
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

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
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
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
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
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洹水東
縈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
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
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
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
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

宜驅三旋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
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
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
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
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
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
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
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
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
以爲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

而止而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昔
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
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
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
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
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父
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
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
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
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

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
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
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
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恩伯通
年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
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
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
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能
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
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

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陳刺死
帳下死園悉死伏劔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
或一日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
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其罪
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
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
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梁川文集卷十一

無始而終當效其忠烈而後

夏河一水焉也其盡精軍旅精影何云未小人

大對十二聖之十一向吾吾焉天之效要如彼

其弟繼重命罪限曰首其仇備也限曰許其罪

限曰已至于盡限曰忠曰義限曰父子同體

文不不圖悉其火倫羽博亦慈矣大昔三維小

出戰都濟祭吳國同燭共悲手足時急刺陣死

